

班长的榜样

■李江

器向我示意。

一

“离考核还有几分钟，咱们抓紧时间再练练？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。”考核场上，一级上士姚爱鹏看了看时间，盯着大伙儿。

“好，再练练。”看着姚爱鹏急切的眼神，我和战友们搓了搓几近冻僵的双手，异口同声地说。

新的《陆军军事训练大纲》下发后，作为连队教练员的姚爱鹏带着我们几个班长骨干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迎来了团里的首次考核。我知道，在所有的参训人员里，姚爱鹏最放心不下的是我。

虽然已是春天，可海拔4000多米的阿里高原却没有对战士们表现出一丝怜悯。太阳如白炽灯一般挂在薄薄的云层后面，冰冷的空气无孔不入，仿佛要把天地间的一切都冻透，就连不时被风扬起尘土都铆足了劲直往人的牙缝里钻。

“我再演示一遍，你们认真看。”说话的间隙，姚爱鹏已经把枪从身上卸下，放在野战桌上。按下计时器的瞬间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用另一只手打开保险，快速完成验枪，然后逐一拆解枪支零件，摆放完毕。接着他又依次拿起桌上的枪支零件开始组装，导气箍、上护盖、弹匣……拉枪机上膛、举枪瞄准、击发。此时，计时器仅仅过了25秒。

“下面，你们抓紧时间练，争取拿出个好成绩。”说完，姚爱鹏拿着计时

姚爱鹏是我的新兵班长。入伍已13年，他依然保持着第一次带我训练时的那股劲头。

2015年，初入军营的我成了姚爱鹏的兵。私下里其他班的班长都说，能成为姚爱鹏的兵是一件值得骄傲且幸福的事。

起初，我并不理解这种骄傲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是精干利索，尤其是在训练场上的雷厉风行更让我心生敬佩。看他给我们演示课时行云流水的动作，是种享受。可真正被分到他的班里后，对我简直是一种折磨。

在我到新兵连的第一天，姚爱鹏就连拖带拽，硬是拉着我跑完了我军旅生涯的第一个3公里。看着气喘吁吁的我，他露出得意的表情：“可以嘛，还能跑下来，不孬！”

不仅如此，我发现他还有个习惯，就是“爱出风头”，这也让我们几个新兵吃尽了苦头。新训期间，他总是拉着我们到处找其他班的新兵“切磋”。哪个班的新兵成绩好，他就带着我们去哪个班；哪个班的班长不服气，他立即向人家“下战书”。

记得一次新兵连组织战术课目考核时，一个班的新兵在低姿匍匐课目考核中成绩遥遥领先。看到这儿，姚爱鹏冲着人群大喊：“给你们看看什么是速度和标准。”

就在我们几个新兵还在发愣的时

候，姚爱鹏拍了拍站在排头的我：“上吧。”

“班长，这个课目我一直都不合格啊。”

“我知道，去吧。”

“是！”我硬着头皮卧倒，趴在铁丝网前。

听到“开始”的口令后，我拼命地往前爬。耳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加油声，其中就属姚爱鹏的声音最大，可我根本无暇顾及。头盔滑落到眼前，挡住了视线；飞扬的尘土直冲我的鼻腔和眼睛；铁丝网也像是跟我作对一般，不断撕扯着我的衣服和携行具。

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，我输给了那名新兵。

我原本以为一向争强好胜的班长会批评我，可是他没有。

比赛结束后，他来到铁丝网前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匍匐动作，我们几个新兵就站在一旁看着他。“看清楚动作要领了吗？低姿匍匐腹部一定要贴于地面，用右脚内侧的蹬力和左手的扒力使身体前移……”他一边演示一边说。

姚爱鹏起身看着我：“你现在只是输了一场比赛，但到了战场上，基础动作不牢靠可能会使一个战士失去生命。想打胜仗只能往前爬，拼了命地爬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感觉一股热血顺着胸腔往外溢。我大喊一声，卧倒在铁丝网前，姚爱鹏见状也卧倒在另一侧的铁丝网前。

就这样，姚爱鹏带着我们几个新兵，在战术训练场练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我们每爬一次，姚爱鹏就陪着我们爬一

次。等训练结束回到班里，我们每个人的膝盖都青一块紫一块。姚爱鹏细心地帮我们消毒、包扎。那晚我睡得极香。

三

短暂的临考训练结束，姚爱鹏带着我们站上了考核区。

“开始！”随着考官一声令下，我立即按照他前期训练时教我的步骤开始分解枪支，开保险、卸枪机……

就在我拆卸导气箍的瞬间，因为没抓稳活塞簧，致使导气箍被弹飞，掉在了地上。

按照考核细则，枪支零部件掉落要加秒，这让原本信心十足的我瞬间慌了神。捡起导气箍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双手也不听使唤了，复进簧装了好几次都装不进去，右手食指还被夹出了一个血泡。

“慌啥？稳住，还有时间！”就在此时，已经完成枪支分解结合的姚爱鹏冲着我喊。

稳住，还有时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放慢了手里的速度，将每一个零部件，都精准安装到了枪支上。

“报告！”

“55秒，成绩优秀！”

考官停表的瞬间，我笑着看向姚爱鹏。他没有回应，却径直跑到我的跟前，从战备包里拿出针和酒精棉，拉过我的手，帮我挑破了手指上的血泡，这才笑着说：“你咋还跟当新兵的时候一样。”

是啊，虽然现在我已经是一名二级上士了，也当了6年班长，但在姚爱鹏眼里，我永远是他长不大的兵，他也永远是带兵人的榜样。

(摄影：谭长松)

手记

入伍9年了，真想好好夸夸我的班长姚爱鹏。我很庆幸我的军旅生涯能有这样一个人，让我打心底里佩服和仰望。无论是在训练还是日常工作中，他对我的激励仿佛带有一种魔力，促使我不断审视自己，不断前进。我想，这种魔力，就是榜样的力量吧。(李江)

长征

第6098期

本版图片制作：张鑫瑞

钻，跟在修理工后面学习排除故障的技巧。跟班学习了的其他战友都说他已经“走火入魔”了，经常能听到他说说话都在拆卸雷达。

不久后，王显带领雷达站首次参加实弹射击。射击过程中，目标信息突然丢失。眼看靶机就要飞离发射区，关键时刻，王显迅速分析原因，沉稳操作。他调转雷达阵面，更换雷达频率，原本消失的目标再度出现在屏幕上。一声令下，弹起靶落，王显带领班组首发命中。表彰会上，首长看着王显这个名字，不禁夸赞道：“王显，好名字！让敌人无处遁形，尽显其踪。”

如今，王显已经培养出10余名优秀的雷达号手。他总结的快速锁定目标法在全旅推广使用。这位年轻的士兵，已然成长为引弓搭箭、制胜天空的资深“猎手”。

(摄影：陈晓鹏)

印象

第一次见到这个小伙子，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很爱笑，充满自信，喜欢挑战自我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“我想试试”。他永远都是以昂扬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去做好每一件事，以细致的态度和严格的标准去完成每一项任务。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无畏挑战、勇于“冲锋”的班长。也是他的这股拼劲，带动一群人“跑”了起来。

(第74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苑克华)



黄振宇摄

「头车」

■胡彦龙

赵祥安是一名军车驾驶员。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心中便产生了一个疑问：为什么每次车队出行，“头车”驾驶员都是赵祥安？

带车干部领我来到车旁，笑着说：“你坐一次他开的车，也许就能找到答案。”

听到这话，站在一旁的赵祥安腼腆地笑了。

“全体注意，登车！”随着带车干部下达登车口令，赵祥安瞬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一把拉开车门，跃入驾驶室。环视四周的同时，他扣上安全带，点火、踩离合、松手刹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。

“检查好物资，系好安全带，现在出发。”透过车内后视镜，看着赵祥安严肃的表情和专注的目光，我把到嘴边的“客套话”又咽了回去。

一路上，车队需要翻越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，3处盘山路段都是坑洼不平的“搓板路”，一边紧贴绝壁，一边面朝悬崖。起初，我还在担心路上会有什么突发情况，但当我透过车内后视镜，看着赵祥安平静的脸庞时，悬着的心也随即放下了。

清晨，迎着喀喇昆仑的第一缕阳光，车轮快速转动着。不知不觉，车辆到达大红柳滩军车休息点。我向赵祥安问起一路困扰着我的问题：“为什么每次车队出行，都让你驾驶‘头车’？”

赵祥安并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，而是讲起他第一次驾驶军车上高原的故事。2020年5月的一天，接到上级命令，车队需前往高原上的三十里营房执行任务。

“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长途行车，心中放松了警惕。”然而，当车辆翻越黑卡达坂时，赵祥安驾驶的“头车”突然发生故障，车队也随之停下。

赵祥安心急如焚，在反复检查后，依然找不出问题所在。为了保证车队能按时到达目的地，指挥员临时调整行车计划，将这辆“头车”暂留原地，直到故障彻底排除。

望着远去的车队，赵祥安转过身拍了拍这辆陪伴自己5年多的“老伙计”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达坂的风不停地吹着他的脸庞。冷静下来后，赵祥安很快就检查出是油水分离器出现了故障。他打开阀门放出少量水，车辆终于正常启动。迎着落日余晖，他紧握方向盘，再次出发。

这次掉队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：“平直的道路练不出技术过硬的驾驶员，真正的‘头车’驾驶员永远要怀着一颗初学者的心。”

为了尽快熟练高原驾驶技能，休息

(摄影：胡彦龙)

印象

我眼中的赵祥安十分精干，作为车勤班班长，他每天需要统筹负责繁重的车辆保障任务。每次受领任务，他总能结合任务和人员特点做出最恰当的安排。赵祥安不仅是车队的“头车”，更是年轻驾驶员心中的“车头”。

(新疆军区某旅干部 闫震)



赵祥安，新疆军区某旅一级上士，先后八次被评为“四有”优秀士兵。



姚爱鹏，新疆军区某工兵团一级上士，荣立三等功两次，获评“四有”优秀士兵两次。

勇敢冲锋

■钟高锋

被注入了一针“镇定剂”，再次捕捉到了目标。

“雷达显示恢复正常！”舱内几名战士再次进入战位，“调节雷达角度，加压，开辐射……”

深夜演兵场，担负阵地战备值班任务的雷达技师王显，正顶着咸腻的海风，逐一对雷达、油机、通信设备进行检查。此时，时针已指向凌晨两点。

“注意警戒！‘敌机’可能发起突袭，发现异常及时报告！”对讲机里传来连长急促的口令声。

果不其然，防空警报骤然响起，雷达显示屏上多个光点不停闪动。

“强电磁干扰，目标消失！”突然，雷达显示屏上雪花一片。官兵不断调试，却始终无法摆脱干扰。雷达方舱内，一时间炸开了锅。

王显喘着粗气跑回方舱，在一阵“噼里啪啦”的键盘声中，方寸荧屏仿佛



王显，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二级上士，荣立二等功一次，三等功一次。